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二十四

晉紀

孝惠皇帝

諱衷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二年立為太子為人不辨菽麥母楊皇后常保護之帝亦以皇孫遙聰慧故不忍廢

求熙元年煇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

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

易要近上於突切要謂清要樹其心腹會帝小間居莫切見其新

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

詔以亮與駿同輔政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廩

恐懼華胡化切廩與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笑以駿

輔政帝領之四月詔以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侍中錄尚書事

錄力玉切采記也謂總錄眾事漢武帝初有領尚書事至章帝以趙熹年餘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始於此猶冢宰總已之義

大臣推重遂趨汝南趨音促下王亮赴鎮帝尋崩于含章殿帝宇

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尊皇

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詔以太尉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

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闇於金切默也周公大聖猶致流

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駿不從咸

數諫駿漸不平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

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

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

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

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恹苦貢切誠心

切駿為政嚴碎專復中外多惡之西轅八月立廣陵王

適為太子初和嶠嘗從容言於帝曰皇太子有淳古風而末世

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及帝即位嶠從太子入朝賈后使帝問曰

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

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正月賈后性險悍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

楊駿輔政

武帝容直言

和嶠言惠帝不事

賈后預政

惠帝



賈謏
太后

殺楊駿
馬廐

賈郭
權盛

二十
四友
崇岳
望塵
而拜

誅賈
郭正
王字

將危社稷賈后密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
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許之二月瑋及
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
反命東安公繇繇琅邪王帥殿中兵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
時駿居府在武庫南間內有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說駿曰內
變可知必是闒豎上虛業切火中守門者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
門以脅之迫也且作癩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不然無以免難駿
素怯懦不決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夷三族
死者數千人賈后矯詔使送皇太后于永寧宮尋復諷羣公有司
奏廢太后為庶人後竟卒于金墉城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
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楚王瑋為衛將軍東安公繇進爵
為王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
中丞傅咸遺亮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
原無窮也亮不從賈后族兄模從弟郭彰女弟之賈謏與楚王
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之繇兄東武公

五十一

二

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詔免繇官譖莊陰切於是賈謏郭彰
權執愈盛謏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宗陸機機弟雲
左思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謏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謏
每候謏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
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遣之國瑋忿怨賈后素怨瓘且思二公
執政已不得專恣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
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遂勒本軍
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居海切遣李肇以兵圍亮
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皆執而殺之或說瑋宜因兵執誅賈郭以
正王室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
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
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拘懼
亦許容切又許拱切擾恐也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
宮齎騶虞幡騶側鳩切幡孚表切騶虞獸也出麾衆曰楚王矯
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遂執下廷尉斬之謏等傳於是賈

張華 儒雅

賈后 敬張 華

傅咸 剛簡

晉人 附拓

倫秀 怨張 華 周 處 計 齊 萬 年 盡 節

王戎 總時 浮沉

皇帝

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毀頠贊成之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裴楷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切縫符容切彌縫 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賈后傳 七月

分荆揚十郡為江州 四年是歲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出本

五年拓跋祿官之悉獲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陂助摩切在代郡屬使兄沙漠汗子猗屯統之拓跋於宜切在唐何切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盛樂漢書作成樂音郡使猗屯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晉人附者稍眾猗屯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數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八鑑五二八

三

六年夏匈奴郝散與馮翊北地馬蘭羌上郎干切盧水胡盧龍都胡及秦雍氐羌俱反氐丁奚切風俗通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等嬖甲義切賤擾亂閔右朝廷徵倫為車騎將軍以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詔以處為建威將軍以討齊萬年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彤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處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遂力戰而死 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鑽且官切果核切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

三語

寧馨

兒行

三放

為達

畢卓

名教

裴頠

有為

惠帝

謂之三語掾戎瞻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

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如題品

人物老嫗生寧馨兒寧晉書音義無音而世以寧音之寧馨由言阿堵者阿堵之義蓋指物之稱然誤天下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

言析理上先擊切分義理如破木厭入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

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母輔

之母音無胡母復姓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元奔齊遂有齊陳國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遂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

國謝鯤公軍城陽王屺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至於醉狂裸體

不以為非裸即胡母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

曰彦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

舍郎釀熟此類至切並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

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

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

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

八鑑五一八

四

三

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

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

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

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微空無之義難檢辯

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

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

不反遂薄綜世之務綜子宋切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

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言難也贊其

盲立言籍於虛無籍泰音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

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砥掌氏切礪石也彌以陵遲放

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其

者至於裸裎褻慢褻成切慢也又丑耶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

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己分則無是有之所遺

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眾非無為之

所能脩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

俗成不能救

崇論時切

老莊矯枉太過

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如獲葉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顧論亦不能救也出衍廣濤

王曰裴頠之崇有以至理格之亦倚於一偏以在晉之時而言之則非一偏也退之以闢佛老為己任者也王氏之學正以虛為宗而退之談道德乃以虛位為言是正與老氏同意也論至於此退之原道篇猶有可刪之言而裴頠崇有論可謂切時之語也

胡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習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碩德浮游波蕩其為世患更甚於文之滅質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

鑑五十八

五

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虛無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李特實人

八年初張魯在漢中實人李氏實人者乃魏武克漢中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往依之西邑屬梁州魏武帝克漢中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

惠帝

劉禪庸才

孟觀

萬年

江統作論

關中帝王所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張華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正月孟觀大破氏眾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

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

在要荒上一通切要服荒服也要者謂東以文教荒者要服之外又簡畧也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

其性氣貪婪盧含切亦作林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

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灞上

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單音蟬劔奴天子之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兒言

其象天單此其已然之効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

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胎利切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贄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是也

而邊城不弛固守弛施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

安疆場不侵而已疆居良切及至周室失統諸侯爭征封疆不固

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乘其間勦或招誘安撫以為已

鑑五十八

六

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

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

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

鄧騭敗北騭職切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

之僅渠連切自此之後餘燼不盡燼徐刃切小有際會輒復侵叛

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

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蔽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

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

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障
勞
逸

零音辨西羌名罕呼早切开苦堅切顏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漢武帝時破之置縣因以此名之析先擊切山名西戎地也王肅云析支在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河開西

其道路之糧令足自置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猾戶八切猾亂也夏華夏也風塵之警

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閩牛代切雖為寇暴所害不廣矣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

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

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糝桑感切說文以米和羹美一日抽也齊子西切排也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

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稟糧遺居者以積倉允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暫也通作暫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

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呼厨泉南單于王名其後為前

鑑五十八

七

趙即劉元海之叔祖也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疆分為三率通作類切

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剽猛內叛連結外虜近有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

驍健也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上古族切下音離亦作麗東夷國也在遼東之東徙其餘

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上視制切况

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

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羈居且切羈釋奇也旅客也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

廷不能用世統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上唱栗謐怒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魚切切鄴郡之邑屬司州

徵梁王彤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顥魚容切為鎮西將軍鎮關中賈后淫虐日甚又嘗以篋箱載道上年少入宮篋力木切竹高篋也

賈謐
倨傲

國

裴頠

惠帝

錢神論

法漸多門

賈詡

張華

索靖

惠帝

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已憂憤而卒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二者不立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驍駿上步降切愚也嘗在華林園聞蝦蟆下何加切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嘗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切官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言非錢不勝幽帶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佳買切令聞非錢不發並去聲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自近世以來

八鑑五十八

八

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狂不平狂魚切犬所以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巨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乃下詔即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實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山本紀及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於庶於始二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山本閔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山本傳初廣城君郭槐賈后母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后不

賈后
太子

杜錫
太子

張華
太子

庶人
太子

中台
星

賈后
太子

賈后
太子

從更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董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發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初委也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檀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謚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諸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若宮車宴駕彼依楊氏故事誅呂等發后如反手耳不如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強飲太子酒令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辭甚悖逆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幽于金墉城太子傳

永康元年正月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太子幽于

卷二十八

九

許昌宮 三月射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台張華少子射氏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出辭太子既廢眾情憤怒有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七衛等上乙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使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其言以問謀殺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推杵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矯詔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發中宮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罔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謚於殿前斬之賈后見齊王罔

淪謀
真位

夷張
華族

賜賈
右死

殺淮
南王

殺潘
岳石
崇

切驚曰卿何為來固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是時
梁王彤亦預其謀後后問固曰起事者誰固曰梁趙后曰繫狗
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金墉城倫陰
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
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詰詰也卿為宰相
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且存可覆按也
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
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
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於是趙王倫自為相
國侍中置府兵萬人以梁王彤為太宰淮南王允領中護軍

林曰邵康節論五胡之亂當年欠一管夷吾而五胡於晉八王之
紛爭亦曰當年欠一霍將軍

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齋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
子曰愍懷並出倫秀及后太子傳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
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

卷五十八

十一

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帥國兵
及帳下七百人出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中書令
陳准欲應允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從宮中出汝陰王虔倫
子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
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上續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坐
允夷滅者數千人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捷之衛
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
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
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向不早散之崇不
能吝遂皆族誅籍沒崇家崇傳齊王固以功遷游擊將軍固
音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曰詔加
相國倫九錫中馬衣服樂器朱戶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倫
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狡古切切也所與共事者
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 十一
月立皇后羊氏后尚書郎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孫旂與孫秀善故



張軌
據河西

倫即位

狗尾續貂

討趙王倫

斬孫秀等

皇帝

秀立之

永寧元年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居海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

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

軌至以宋配汜瑗為謀主汜符咸切姓也皇甫謐曰本悉討破之

威著西土相國倫與孫秀使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

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素諂事倫倫使威逼奪帝璽

綬使尚書令滿奮持節禪位於倫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位改

元建始帝出居金墉城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以

孫秀為侍中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黨與超階越次

不可勝紀每朝會貂蟬盈坐貂丁聊切蟬時連切冠名貂內動捍

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為三

王參佐加囹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

安之

胡曰舉事當義則人心服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進爵一

蓋五一八

十一

等求媚於衆而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十餘

人無救於登墻之呼趙王倫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

義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

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

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人情可見矣

齊王囹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又後收封等共起兵討

趙王倫移檄征鎮衆二十萬倫秀大懼遣將軍士猗許超帥兵拒

之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 四月成都王穎至黃橋士猗許

超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猗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

驅濟河倫秀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滿音問又音許超士猗

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乘船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

王輿與尚書廣陵公灌罪帥營兵七百餘人入宮攻孫秀許超

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今已誅秀其

迎太上皇復位傳詔敕將士解兵遣甲士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

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詔送倫并子琴等上妨付金墉城分遣

陸機

撰禪

李特

本特

魏紹

魏五

東帝

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乃賜倫死
 收其子誅之 六月詔以齊王囧為大司馬加九錫成都王穎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長沙王又為撫軍大將
 軍領左軍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穎表稱囧功德宜委以
 萬機遂辭歸鄴初囧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
 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乃還流民入蜀者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
 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詣益州刺史羅尚求權停至秋
 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間州郡逼遣
 人人愁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多相帥歸特特乃
 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旬月間過二萬人十月六郡流民李含
 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入據廣漢進兵攻尚於成都
 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
 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為特所敗乃緣郫水作營與特相拒求救
 於南夷校尉

鑑五十八

十二

太安元年五月梁孝王彤薨 大司馬囧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
 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執清河王暉暉之子也方八歲上表請立為皇
 太子以囧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越龍西王太子八
 月李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兵執益盛建寧大姓毛詵逐太守杜
 俊以應特南夷校尉李毅討斬之十一月復置寧州以毅為刺史
毅後竟卒於寧州 齊武閔王囧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
 望侍中魏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
 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孫
 惠上書諫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
 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
 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
 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
 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宗親推近長揖歸藩則太
 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臧切囧不能用囧穎囧 主簿顧榮東曹
 掾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葦羹鱸魚會古胡切說

張翰

論李斯陸機張翰

齊王固殺王約

殺齊王固

陳留王薨

惠帝

名將或作武藝殊倫切歎曰人生貴適志且富貴何為即引去

黃曰李斯相秦既而具五刑與子腰斬東市臨刑顧謂其子曰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陸機為
成都王將兵而敗遂見收乃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得聞乎嗚乎
觀二子臨死之言如此則知張翰輕名爵而憶葦鱸千里命駕
而歸非惟得以適平生之志而且復免齊王之禍則其高識遠
見如何哉

榮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旆詳君以其發職白囚徙榮為中書侍

郎樞輔主簿王豹致牋於囚曰元康已來宰相未有獲終者事

執使然也今公復尋覆車之軌欲與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

於閔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而明公挾齊王之威

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

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固自為南州伯分河為界以來輔天子固

奏豹護內間外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

也固以河間王顯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顯知之是時武帝族弟

二百九十一 蓋五十八 十三

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虓虎切顯上表陳囚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

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又發囚還弟

以穎代固輔政顯遂率兵帥張方等趨洛陽遣使邀穎十二月顯

表至固大懼張方帥兵三萬軍新安檄長沙王又使討固又將左

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連戰三日囚眾大

敗大司馬長史趙淵執囚以降囚至殿前帝側然欲活之又叱左

右輒牽出斬於閭闔門外上尺良切下轄獵切門名同黨皆夷三

族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无巨細皆就鄴詔大將軍穎穎以孫惠

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是歲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二年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

山城降特入據之尚退保大城蜀民相聚為塢者上安古切鳴

居曰皆送款於特特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益

州兵曹從事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无備此天亡

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內外擊之尚使叡夜絕出城宣言於諸塢二

月尚遣兵掩襲特營純馳偽切掛繩而下也掩衣檢切襲諸塢皆

習入以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

李雄
入成

劉弘
不阿

穎驕
本著

陸機
思開
鶴唳

樂廣
不以
男易
女

東帝

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眾推李雄雄特之子也為益州牧雄
 急攻羅尚尚由牛鞞水走雄遂入城都 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
 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為亂荆州至樊城歆乃出兵
 拒之眾潰為昌所殺詔以寧朔將軍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
 荆州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其眾悉降時
 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
 其公當弘奏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
 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
 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
 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
 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大將軍穎恃功
 驕奢百度弛廢甚於齊王罔時嫌長沙王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
 去之八月穎與河間王顥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
 將軍皇甫商等擅朝廷殺害忠良起兵誅之顥以張方為都督將
 兵自函谷東趨洛陽胡切南切關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督

鑑五十八

十四

石超等軍南向洛陽屯于河橋詔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
 以禦之 十月太尉又奉帝與陸機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
 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石超遁去穎遣牽秀將兵收機參軍
 事王彰諫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着白恰葛合切又乞切士服與秀相
 見為賤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遂殺之并其弟雲眾
 懼欲夜遁張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出其
 不意此言策也乃進兵逼京師 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
 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表以遼
 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諸諸
 太尉又又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
 疑之

永興元年正月樂廣以憂卒 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穎戰破
 之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
 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啓帝下
 詔免又官置金墉城越欲殺又以絕眾心乃遣人密告張方方取

殺王

穎失

蕩陰 殺之 紹

山

王浚 兩端

宋典 鞭

劉聰 紹



入於金墉城至營多而殺之上出石切置肉火 大將軍穎入京

師復還鎮新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表盧志為

中書監參署丞相府事河間王顥還鎮長安 二月丞相穎表廢

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為清河王詔以穎為皇太弟

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河間王顥為太宰

雍州牧太弟穎借修日其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與

右衛將軍陳耽等耻加謀討之七月戊戌復皇后羊氏太子覃已

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彊衛乘輿

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恐穎遣石

超帥眾五萬拒戰已未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

矢頰古切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

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

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熾子熾也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熾氏獨

營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整侍中血勿浣也司空越犇還東

八鑑五十八

十五

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八月復廢太

子覃及羊后覃後為東海王越所殺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

也王浚擁眾挾兩端至是大弟穎欲討之浚心亦欲圖穎乃約并

州刺史東嬴公騰嬴以成切騰徒登切東嬴者晉宗室之弟與鮮卑

烏桓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擊之斌悲 初琅邪恭王

觀觀王觀之子即琅邪恭王觀之子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

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

勸睿之國及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救諸閔津無得出

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曰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

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

歸國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

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聰健 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

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

右賢王宣謂其族入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

天欲
匈奴

帝入
洛陽

穎真
奴才

李雄
稱王

劉淵
稱王

帝入
長安

惠帝

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
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
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
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鮮
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君意何如淵曰
殿下一發鄴宮威權不復在殿下願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以
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梟於於切斬可拍日而懸也
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
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離石在離石王浚東嬴公騰合
兵擊王斌大破之乘勝進軍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
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俄而眾潰穎遂將帳下
數十騎與志奉帝御轎車南奔洛陽洛陽在洛陽張方自洛陽洛陽在洛陽
方驃帥萬餘騎迎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王浚入鄴使烏
桓錫朱追穎不及浚還薊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
逆自犇清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

鑑五十八

十六

甲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使我復
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
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李雄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十月
雄即成都王位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讓為太
傅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
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乃建國號
曰漢即漢王位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漢以字為號即漢王位
始於此改元曰元熙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後部人陳元達為黃
門侍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劉元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
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眾情
喧喧無復留意十一月劫帝遷都長安軍人分爭府藏才浪切庫
蟠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
安太宰顥帥官屬迎于霸上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唯尚書僕
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復皇后羊氏詔太
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更工切帝兄弟二

熾好

賈渾
不降

石勒
被賣
為奴

殺張
方

帝還
洛陽

李雄
稱帝

殺穎

賈

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顯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又以王衍為尚書左僕射王浚既去鄴越使弟南陽王模鎮之 淵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子 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二年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云欲糾率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於是范陽王虓 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起兵於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 羯居列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賣為荏平人師權奴 荏平疑切平權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

鑑五二八

十七

李

鄴擊藩走之

光熙元年正月司空越之起兵遣使詣長安說太子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為伯讀曰顯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至是顯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方不從乃使方親信郵輔送書於方因殺之郵職日切姓也輔其名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帥鮮卑西迎車駕 五月祁弘等西入關太宰顯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洛陽以司空越為大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鎮鄴南陽王模鎮許昌王浚鎮幽州刺史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李雄字仲雋特與初自稱成都王尋稱帝號改元太武國號大成始於此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奔新野會新城公劉弘卒司馬郭勸莫夫切欲迎穎為主治中郭舒討勸斬之穎北濟河犇朝歌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 十月虓薨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秘不發喪稱詔夜賜穎死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

劉璉

劉璉鎮北

帝食餅中

劉璉勞來流民

紀五胡等

之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璉或曰璉猶臍也上女刑切肥臍

近則汚人上烏故切糝也及至越踈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

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長史以下莫知所對

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與

說越遣其弟璉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現為并州刺史進東

瀛公騰爵為東燕王鎮鄴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顥為司徒顥乃就

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巨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扼乙革切持殺之也

十一月帝食餅中毒餅必郢切說文麩資也中竹仲切傷也崩于顯陽殿太弟即皇

帝位尊矣后曰惠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

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傳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

之世矣 劉璉至上黨時并州饑饉渠澁切穀不熟曰饑數為胡寇

所掠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璉募兵上黨得五

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璉撫循勞徠下郎到

代代切勸流民稍集臣光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

鑑五二八

十八

李

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夫曹爽宴安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

誅鉏異已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

卷全吳續禹舊服侍其治安荒于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

崇尚浮華敗并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寶委之中衢

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闈成於宗室骨肉相

殘而胡羯氏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壅醢生民積骸如丘

流血成淵幾三千里豈不哀哉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迺宵人褒姒共叔帶並

興襄后與犬戎俱運乃章嗤笑用符鎮墮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

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款物号忠良於茲技本人稱妖孽自

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豈神明喪其精

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右惠帝在位十七年壽年四十八

晉自惠帝以來五胡肆虐劉元海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

與據有中原自餘如乞伏禿髮沮渠赫連李之屬各在一隅不与五胡之數凡十六國迭興迭滅著在載

記者今略具世譜

惠帝 永興元年蜀李雄僭位。太

懷帝 劉氏據河東

愍帝 劉氏據河北河

元帝 劉氏據中原

明帝 劉氏據中原

成帝 咸和三年漢劉氏為石勒所滅。是歲趙石勒

穆帝 永和五年石氏國亂為燕所併。六年蜀李

海西公 太和五年燕慕容

簡文帝 符氏據中原

孝武帝 太和九年後秦姚萇僭位。十年乞伏國仁僭位十

安帝 隆安元年涼秃髮烏孤僭位。四年南燕慕容德僭位

元興三年呂氏以國歸姚氏。五年後燕國亂為馮跋

所篡。義熙三年夏赫連勃勃代立。六年南燕為晉

所滅。十年涼秃髮氏為乞伏氏所滅。十三年後秦

恭帝 中原之地多

考異曰

惠帝永康元年八月石崇潘岳歐陽建被收 崇傳曰崇建潛知其

計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囹圖趙王倫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

應惶遽不應被收時方宴於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即帝位 三十國春秋云倫將篡位義陽王

威執詔示稽紹曰聖上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

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惟紹固志

不從直于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篡

紹為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今皆不取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晉紀

孝懷皇帝

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永興元年立為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太弟即位

永嘉元年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 陳敏刑

政無章顧榮周玘等憂之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

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

臣之黨不亦羞乎榮等得書甚慙眾比暹頃去遂斬敏 三月西

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媚中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

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何惟以力

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

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本傳詔追復楊太后尊號謚

曰武悼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不出藩乃出鎮

許昌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鎮長安 公師藩既死汲桑更

八鑑五十一元

聚眾劫掠郡縣以石勒為前驅所嚮輒克遂進攻鄴東燕王騰輕

騎出犇為桑所殺遂燒鄴宮大掠而去太傅越使旬晞討之 分

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 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

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

輕論蓋困切名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忠之會睿

出觀襖胡計切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道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

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

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祭

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

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為從事中郎禮

周玘為倉曹屬劉超為舍人張闓孔衍為參軍音王導說睿謙

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元帝

斂 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九月苟晞追擊汲桑大破斬之石勒收餘眾犇漢王淵以勒為安

東大將軍太傅越加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晞屢破彊寇

斬陳敏

朱伺以能忍勝

建業鎮

江東歸心 琅邪 睿覆 觴戒 酒

懷帝

荀晞

峻法

道將

哭弟

王衍

三窟

論何

晏王

行以

清談

失

王融

蹋檄

楊澹

割耳

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

求為將晞不許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

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

也太傅越尋以晞為青州刺史自領兗州牧越晞由是有隙 十

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

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

以為三窟矣上苦骨切穴也王衍王敦王澄以

胡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陳

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

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

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宮幽

廢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語及為三公所歷變亂

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經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

尚且飾高情為之迂論欲欺石勒為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

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為岩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

八鑑五九九

二

戒與

二年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不能言曹祛張鎮等移檄廢軌軌

下教欲避位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

難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兇逆當鳴鼓誅之會軌子寔自

京師還乃以寔為中護督楊澹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被誣詔誅

曹祛三月王彌攻掠青徐兗豫有眾數萬荀晞與之連戰不能克

四月彌入許昌太傅越遣王斌帥兵衛京師越時自許昌張軌亦

遣北宮純純其復姓將兵衛京師五月彌至洛陽詔以王衍都督

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北宮純等出戰彌兵大敗彌自軹關如平

陽軹音紙在河內漢主淵郊迎拜彌征東大將軍 詔封張軌西

平郡公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七月

漢主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

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徵並降於漢十月淵即皇帝位以其

子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懷帝

詔封張軌

淵即

帝位

微紫

何曾論武帝偷情

何曾日食萬錢

何氏無遺種

論何曾非忠臣

張賓大志

漢兵寇洛陽



三年正月辛丑朔癸亥犯紫微紫微星名在北斗北即大帝之坐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

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太傅越自

祭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

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

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

延尚書何綏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已乃誣播等欲為亂執付廷

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

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拍諸孫

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

錢猶云無下筭處上邊子劾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

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

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

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曾傳

八益五二一九

八二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詔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更使何倫王季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勒以張賓為謀主刀膺為股肱孔萇為爪牙萇直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

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

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十月

漢主淵遣楚王聰王彌始定王曜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呼延翼帥步卒繼之聰等至宜陽朝廷大懼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其眾自大陽潰歸顯下淵救聰

等遠師

劉盛如嚴君

劉聰殺和即位

劉曜寇洛陽

京師飢困

四年正月太傅越徵建威將軍錢璠黃外切及揚州刺史王敦璠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琅邪王睿復以敦為揚州刺史 七月漢主

淵寢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

濬均切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

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喜見之喜許切歎曰

望之如和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

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西昌王欽取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

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執使三王撓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

於近郊陛下宜早為之計和召盛告之盛曰陛下信讒夫之言以

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欽怒命左右刃之帥兵攻

楚王聰于單于臺聰反攻西明門克之殺和於光極西室收欽梟

首通衢鼻古堯切聰即帝位以北海王又為皇太弟封其子粲為

河內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略陽臨渭氏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

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

州刺史 十月漢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寇洛陽石勒帥騎會之

敗監軍裴邈於澗池上莫踐切或作灑遂長驅入洛川 初匈奴

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孫虎代領其眾至是與白部鮮卑皆附於

八鑑五十九

八四

漢劉琨自將討虎及白部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

兵猗盧使其弟子鬱律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

為兄弟表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

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乃帥

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陁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

之為援乃徙其民於陁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

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恐為後患不許琨

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

天下兵檄胡歷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

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朝議多



越帥甲士四萬東屯項留世子毗及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
察宮省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
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

五年正月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張賓以為不可會軍中饑疫死
者太半乃渡河寇江夏拔之 二月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

隙河南尹潘滔等復從而譖之晞怒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

越專權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薨于

項衆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於是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

等奉東海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

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

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

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

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

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

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

鑑五二九

五

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

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

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傳越

東坡曰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死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

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二將妻之甫風拔劍

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子乃當羞見其女也

何倫等至洞倉上榮美切地名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

皆沒於勒 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乃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

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五月以苟

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晞表請遷都倉垣

帝將從之公卿猶豫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帝召公卿

議將行而衛從不備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帝步出至銅駝

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漢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

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

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持切

王衍
言無
官情

排牆
殺衍

四十八王
於勒

懷帝

京師陷

劉曜執懷帝

江差策

百六掾

石勒無君

石勒為掠賣

懷帝

重直用切釋名曰輜重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

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

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辛卯王彌至宣陽門

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

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

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等士民死者三萬餘

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

於平陽丁未漢主聰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本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

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

人謂之百六掾俞綸切言辟官屬百六其人故稱之導本傳以刁協為軍諮祭酒聊切

姓也協下壹為從事中郎本切陳頹為行祭軍頹居切庾亮為西曹

掾甘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八月

漢王聰遣劉雅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

繼之敗模兵於潼關潼從紅切本名衝關在洪農華陰左傳所謂桃林塞也長驅至長安模

鑑五十九

六

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九月粲殺模時關西饑饉白骨蔽

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鎮長安

石勒襲蒙城執苟晞時晞自倉垣徙屯蒙城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

外相親而內相忌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十月勒請彌燕

于巳吾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

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以慰其心勒引兵

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

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

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

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眾

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居切出氣曰噓今相授侍中車騎

大將軍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

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琨與傳

載時虎年十七及長便弓馬便毗連切弓馬間便疾也勇冠當時勒以為征

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拍授攻

索賈
謀與
晉室

王導
仲
宴新
亭

楚囚
對泣

莊老
傾惑
朝廷

論王
導苟
且

懷帝

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索蘇各切姓也綝死綝與麴允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氏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帥眾向長安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執大震關西胡晉翕然響應撫軍將軍秦王業呂王晏之子也年十二南奔密豫州刺史閻鼎欲奉之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周顛奔琅邪王睿顛山東人為閻鼎僚佐不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相彞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愀親小切容色變也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

人鑑五十九

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異耳導不能從王導等陳胡曰茂弘建二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陳頽能遠之三諫此為大失是後亦無為頽數寔割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口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孔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使茂弘知此則舉西晉所亡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瑟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或曰琅邪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乎

六年正月漢主聰將納太保劉毅女太弟又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大傳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

六劉之寵

紀瞻勒

鄴有三臺之固

漢封帝為郡公

晉為漢驅除

事君當幾諫

懷

悅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周禮有九嬪位在昭儀上又納劉殷

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

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

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

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刀

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張賓

曰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

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驍

居也晉之侯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

襲吾後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

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攘如羊切袂孫

也髯如占切張君計是也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

遇晉運般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

結陳待之陳直刃切陣同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為會稽

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恭切卿昔為豫章主朕與王武

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柘之夜

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出劉聰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于平陽

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 六月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為相不

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

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推古岳切商度

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上君依切幾者微

於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

章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

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至鄴張賓說勒曰天下

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

石勒

劉琨

長於

劉琨

入晉

陽

劉琨

曜

張賓

破疾

陸眷

衛玠

清談

聰使

懷帝

行酒

珉

珉

珉

珉

珉

珉

也邨鄆襄國邨音寒鄆音冊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

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

以輸襄國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雖長於綏

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降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漢主聰遣

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琨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且遣

使求救於代公猗盧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

漢八月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粲曜入晉陽

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以閻鼎為太子

詹事加賈疋征西大將軍鼎後與麴允索紉爭權相攻為氏十

月代公猗盧帥無二十萬攻晉陽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與

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漢兵大敗曜入晉陽夜與粲掠晉陽之民

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王浚遣督護王昌

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弟匹碑匹碑末杯部眾攻石

勒於襄國張賓曰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鬪連

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

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彼必震駭破之必

矣勒從之末杯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去勒質末杯遣使

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

遼西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執遂衰後勒為推尊鎮東軍

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世玠本傳

南安赤苻羌姚弋仲東徙榆眉戎夏擁負隨之者數萬強紀兩切語擁負其

子而自稱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石懷皇帝在位五年蒙塵又二年壽年三十

孝愍皇帝

諱業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也洛陽不守懷帝蒙塵苟組等奉

帝為太子建行臺于長安立社稷

建興元年癸酉正月即永嘉七年也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

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

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

懷帝
主為佳

陳元
達諫
起鷄
儀殿

元達
鎖樹

劉后
諫誅
元達

納賢
園觀
賢堂

保嶧山

亦遇害綱本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劬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

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費而有流

亡之禍矣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鷄儀殿胡

光切鷄鳳其雌鷄鷄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

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尤文

皇帝身衣大布衣於居无重茵茵真切陛下踐祚以來已作殿觀

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上所角切餽運不息餓饉疾疫死亡相

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

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窺去隨切窺羊朱切肘

後也石勒曹嶷真稟漸踈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宮作殿豈目

前之所急乎聰大怒命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

鎖腰而入即以鎖二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

臣朱雲有言臣得与龍逢比干遊足矣逢皮切左右曳之不能

動大司徒任顓等豈切叩頭出血曰元達尽忠竭慮知无不言臣

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

六鑑五十九

六十

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

疏上言今宮室已備无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

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

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

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因弊

者由妾社稷陷危者由妾姑余廉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

之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变色任顓等叩頭流涕不

已聰徐曰朕比年已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

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命顓等冠履

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

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四月懷帝凶問至長

安皇太子率哀即皇帝位以翹允為左僕射索綝為衛將軍軍國

之事悉以委之出劉聰漢中山王曜寇長安詔翹允屯黃白城

以拒之前中書侍郎鄒監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乱

保嶧山上羊益切山名琅邪王睿就用收華為兖州刺史睿系化多

保嶧山在魯郡鄒縣

參佐
避事
自逸

陳頌
正論

律令
依經
傳

劉琨
大志
中夜
鷄鳴

祖逖
斬清
中原

流星
陽平
為肉

卷

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頌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至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頌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頌為誰郡太守本頌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虜五罪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虜卒其英俊隨才授任載記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丙陽王保為右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七月帝詔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為長史劉隗為司直桓宣能遠等為舍人主簿能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外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閑諮非為政之躰也愚謂凡為駭議者駭北角切駭也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皆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

卷五十九

十一

方多事不能從本傳初范陽祖逖他歷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覓曰蹴子此非忠声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十疋不给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本傳

二年正月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三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劉氏卒諡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无序矣嬖博計切說文便嬖愛也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

李雄
好賢

石勒
破王

裴憲
荀綽
不屈

石勒
喜得
二子

杜弼
反

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初略陽清水區楊駒始居

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具李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

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孰乃至

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琅邪微

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欣然雄朝無

儀品爵位濫益車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

短也李雄二月石勒襲王浚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

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

巷浚乃走東堂皇勒衆執之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

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后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

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遍燕

土此誰之罪也斬于襄國市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裴憲荀綽獨

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鹿猶是

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二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

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

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日餘裴憲
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三年二月詔進拓拔猗盧爵為代王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
從事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
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資而奉之者庶
幾為朝廷雪大恥也卿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
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
叅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
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初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
數為士民侵苦遂聚衆俱反以杜弼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南
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鎮軍將軍王敦遣荊州刺

天下無白頭賊
陶侃平

陶侃
運瓦

劉元
卒陳
日殺

糾
通長
安

史陶侃湘州刺史甘卓討之殺使王貢出挑戰侃遂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即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因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八月弢眾潰道走道死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進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復益驕橫敦變人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左轉廣州刺史時王機温邵謀據廣州侃至始與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出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與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甕蒲菜蓮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翹允為大將軍以禦之十月以索琳都督官城諸軍事曜轉寇上郡轉陝苑切轉翹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蝦蚶

鑑五十九

十三

螻蟻螻蟻六切爾唯謂之壯士斷腕上郡管切斬腕也今胡寇方盛且宜斷腕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蚶上螻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翹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琳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和以自存和力筆切和自上也本一作解晉王尋為其涼州軍士張冰得爾文曰皇帝行爾獻於張寔僚將張春所殺屬皆賀之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漢太宰易卒易素忠直陳元達何以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二苟生乎歸而自殺二月西平武穆公張軌薨此子寔襲位寔下今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則善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曜攻陷長安外城翹允索琳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

長安
市食

索維
子維

帝出
降暉

斬索
維

子實
論得
失

六經
宗經
老注

饑甚云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麩數十餅
麩允胥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
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麩索二公
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暉索維潛留敞使其子說暉曰今城中
食猶足支一年若許維以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暉斬而送之曰
帝王之師以義行也今索維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
之甲午宗敞至暉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視出東門降
而露肉也群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
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爭賊虜乎乃自
殺暉焚襪受璧稱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
兵丑送至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麩允伏地慟哭扶
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麩允
忠烈贈車騎將軍以索維不忠斬于都市 于寶論曰昔高祖宣
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
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於是百姓均能大衆始構世宗承

卷五十九

十四

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勦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
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朝於八荒于
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謔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
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无具瞻之貴
躬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岳无
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
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曆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
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
晉之興也其初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
不貳之老風俗淫僻取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
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
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勒恪是以劉頌屢
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
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具札也切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禮法
刑政
大壞

劉琨
計石
勒

睿北
征斬
淳于
伯血
流上
柱末

蓋共唾點以為友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匿於貨欲
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
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犇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
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
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
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
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匹亦
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讀如覈傳咸之奏錢神之論
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執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
之猶懼致亂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
疆臣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
能復取之矣 劉琨遣將姬澹將兵二萬討石勒琨屯廣牧為之
聲援石勒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鎧可亥切并土震駭十二
月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幽州刺史段

八鑑二一九

一五

匹碑遣信邀之琨帥眾犇割匹碑見琨甚相親重与之結婚約為
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襄思將切廣平郡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擐胡慣切貫也胄直
也移檄四方刻曰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
刀弑柱上賞職切謂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
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楚等官於
是右將軍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
致一無所問傳

右愍帝在位四年蒙塵又一年壽年十八

考異曰

懷帝永嘉元年七月琅邪王睿鎮建業 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
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
計始鎮建業按既都督揚州不當猶鎮下邳又懷帝紀明言七
月己未睿都督揚州鎮建業今從之

愍帝建興二年三月壬申石勒至薊 三十國春秋言癸酉勒取幽

後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然則當言壬申是也

二年五月己丑張軌薨帝紀作壬辰今從前涼錄鈔前涼錄鈔又曰葬建陵蓋張祚僭號後追尊其墓耳

三年八月杜弼遁走道死弼傳云弼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弼投水死今從帝紀

四年漢太宰河閒王易晉春秋易作士通今從載紀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